

# 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XIAOSHUOXINGKONG



## 上期闪回

在宾馆醒来以后,苏老师意外地告诉我:“我在忏悔。”紧接着,我又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被窝里,看着我恼火的样子,苏老师笑出了眼泪,说只是按照医生的吩咐安排的。我只好听苏老师的话,披上浴巾进卫生间洗了澡,重新穿上衣服。在苏老师削苹果的时候,随便问了我一个问题,没想到我的回答震落了苏老师手中的苹果。我被迫装成苏老师的女儿去参观漫画展,却在现场惊异地发现苏老师就是格琪。我告诉格琪我想上台讲话,在台上我却对着镜头说我要找爸爸,眼泪奔流,工作人员扶下我之后,格琪把我带回了房间,她很生气,我也毫不退让,我和老师发生了争吵。吵过哭过之后,我们又和好了,苏老师为失去了自己的女儿而生气,送我回家的时候,苏老师逗我叫她妈妈,没想到我的一声“妈妈”让她满脸泪水,我赶紧问:“你没事吧?”我生怕她开车会出事。

## 十三、给我一次机会

她从座位旁抽出一张纸巾,擦了一下脸,勉强对我笑了一下,说:“没事,你先走吧。”

“我已经到家了,你先走。”我后退一步,站着等她走。

她不再说什么,车启动了,一阵轻风拂过,慢慢地,消失在街角处。

正是下午的时候,阳光金灿灿的,照在法国梧桐的叶片上,一晃一晃。我收回视线,走进楼洞,一步步向上爬。不过,在门打开之后,我还是吃了一

惊。屋里堆满了水果箱,一股烂水果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怎么会是这样?

我扔下包,边大声喊着“妈妈”,边满屋乱找。没有妈妈的影子。最后,我回到客厅,发现桌上的字条已经被捏成了一团。她生气了,她一定生气了,可是她人在哪里呢?我来不及多想,慌慌张张地冲下楼,向水果摊跑去。

妈妈的摊位空着,我的心也一下空了,站在原地不知该往哪里去。旁边摊位的老婆婆过来给我打招呼,说:“你可回来了。”

我仿佛一下找到了救星,抓住她的手不放,急切地问:“我妈呢?你知道她在哪里吗?”

大概是我用力过大,老婆婆脸有点变形,先用力推开我,才说:“她在医院躺着呢,你一走,她就病了,气的。”老婆婆似乎对我极为不满,边说还边摇头。

我这才知道每天晚上都没人接电话的原因,妈妈已经病了这么多天,而我……后悔和对自己的痛恨一股脑儿涌上来,我拼命向医院跑去。

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心理准备,设想出妈妈的种种病容,但在见到她的第一眼,我的眼睛还是禁不住抖动了一下。我简直不敢相信,眼前这个打着点滴盖着白被单的人,就是我妈。她那张结实而鼓胀的脸原来只是一个皮球,在我离开的几天,被谁放了气,一下瘪了,脸皮皱了起来。她的眼神也不像以前那么“狠”了,无力地望着天花板,仿佛世界都是差一口气。

看见我,她的眼睛亮了一下,但她动弹不了,仍是仰面躺着,两股泪水从眼角两边涌了出来。

我鼻子一酸,眼睛就模糊了,但我顾不了自己,边俯下身帮妈妈擦眼泪,边抽咽着问:“妈,你这是怎么了?”

“我,我以为,你,你再也不回来了。”她的声音很小,说完之后,还努力挤出一丝笑,那是我的归来对她的安慰。

我的眼泪却再也忍不住了,放了闸门似的往外涌,心疼得直往上揪,嘴里不住地责怪:“你怎么会这样想呢?你傻不傻,你说你傻不傻?”

“别太激动,要注意控制情绪。”医生从身后拍了拍我:“病人需要休息。”

我直起身,点点头,问:“我妈得了什么病?”

医生愣了一下,说:“胃病,噢,我正好有事找你,你跟我来一下。”

我轻轻摸了一下妈妈的额头,暗示她放心,我会处理好一切。然后,我就跟着医生走出病房。那一刻,我突然感觉到我成了妈妈的支柱,她现在的一切,得由我来料理。我有一点自豪,但这种感觉来得为时过早,因为后面的事一下就让我手足无措了。

医生走进办公室,在桌子后面坐下,又示意我也坐下。我预感到这是一次长谈,尽管我什么都不懂,但已经别无选择,我只能在他对面坐下,装出一副成熟的样子。

“你是病人唯一的家属?”

他的问话让我听起来很别扭,不过,我能明白他的意思,于是,点点头。

“病人没有工作单位?”

我想了想,说:“我妈卖水果,工商局经常找她。”

医生摆了摆手,说:“不,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说病人没有医疗保险和其它的社会保险。”

我点点头,说:“她从不信那些,她说吃饱饭最重要。”

医生又摆了摆手,看来我又说错了。他说:“她得的是胃癌,现在必须进行手术。”

“什么?你说我妈得了癌症?不可能!”我霍地一下站了起来,气呼呼地想让他把话收回去。

他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,用手指轻轻敲了两下桌子,说:“别紧张,你先坐下。”说完,他就直直地盯着我。

尽管我对他的目光很恼火,但不得不重新坐下,因为我知道,在这里,他说了算。

“胃癌的存活率是非常高的,你妈妈不会有生命危险。”他端起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喝了一口水,一边盖着杯子,一边将眉头皱成大波浪,仿佛遇到了很大的难题,“现在的问题是手术费。”

我知道他的意思,还是忍不住问:“手术费?”

“对,就是钱的问题。”

我下意识地做出了一个很可笑的动作,我把身上的一百块钱掏出来,问:“要多少?”

医生连忙摆手,说:“手术和一套治疗下来,少说也得两三万。医院有规矩,钱先到位,才能开始手术。”

我浑身抖动了一下,幸好坐着,两腿软骨也不至于倒下。我一抬头,医生正盯着我,我本来想喊天喊地的,但一碰到他的目光,我就恼火,不知哪里涌起了一股勇气,让我显得无比镇定,我说:“什么时候做手术?”

“越快越好,病人这几天全靠药物维持着。”

我站起来,问:“我可以走了?”没等他回答,我就向外走去。



他突然喊住我:“等等,能问一下,你今年多大了吗?”

“二十,不像吗?”

回到病房,妈妈的眼珠子就向我转来,我知道她想问我什么,就故作轻松地说:“没什么,胃病,医生说要动手术,小手术。”

“胃癌。”她的声音很简短很微弱,“要很多钱。”

我一下愣住了,憋了半天,才挤出笑,说:“没关系,医生说了,死不了。至于钱嘛,我会有办法的,谁让我是我女儿呢?我在报纸上看见有个女儿还为她妈妈捐肾呢……”

我本来是想让她开心,可她竟哭了,声音嘶哑、低沉,但绝对是痛彻肺腑的。我也想痛哭一场,但另一个声音告诉我:不能哭,你是她的支柱!

我在床边坐下,抓住她一只瘦下去的手,说:“妈,你还记得小时候,我躲进水果箱的那一次吗?你满大街哭喊着找我,我只不过和你玩了个捉迷藏,你就差点儿疯了。从那一天起,我就知道我对你有多么重要。这次我又偷偷跑出去了一趟,你就病成这样,我再也不敢离开你了。从小到大,在我印象中,你就是不停地操劳,尽最大的努力呵护我。我想,如果现在躺下的是我,你一定会不顾一切。那么,你也给我一次机会,别哭,我会处理好一切的。”

她的手紧紧地捏住了我,我能感觉到她已经答应我了。

走出医院,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肖晓,尽管不是个小数目,但我还是想找她爸爸试一下。我想,这笔钱我妈这辈子如果还不了,我长大了一定会还。主意一定,我就朝学校赶去。等到教室门口,才发现都已经放学了,我只好往回走。

快到校门口时,我突然发现苏老师的车停在校园里。我本想匆匆走过去,又怕她看见,说我不和她打招呼。于是,我朝车走过去,车窗不透明,看不清里面。我小心翼翼地低头朝车里瞄了一下,确定没有人,刚准备转身走。一回头,见面前站着个人,差点把我吓死了。等定下神一看,才知道是苏老师。

“你不在家休息,怎么也跑到学校来了?”她边掏钥匙开门,边问。

“找人。”为了不让她看到我的脸,我尽量把脸别向一边。

“找我?”

我摇摇头,脸还是看着一边。

“上车,我送你回家。”她已经坐进了车里。

我又摇头。

“你老别着脸干什么？”她伸手拉了我一下。

我没防备，差点摔倒，打了一个晃，就站到了她面前，和她面对面。

“你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快说。”她摆出一副保护神的样子。

我说不出来，先抽泣起来。

“这样多不好，来，先上车里坐着。”她顺手推开后门，我就坐了进去，还是不停地抽泣。

她转过身，把下巴搁在靠背上，盯着我，说：“我们才分手几个小时，天就塌下来了？”

“我妈，我妈，她……”

“又是你妈，她怎么对你了？”她一脸的抱不平。

我连忙摇头，说：“她得了胃癌，医生说，没钱就不能动手术。”

“噢，多少钱？”

“两三万呢。”

她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，说：“别着急，钱，我有。”

我连忙摇头，说：“我不能要你的钱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是法国人，在这里住不久，这钱，可能还得等我长大了再还。”

“噢——”她很夸张地叫了一声，又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，“如果我不要你还呢？”

“那就更不能要了。”

“别这样，这次你都知道了，我是著名画家，赚钱要比你妈容易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但我确实不能要，这不仅是我的想法，我妈也会这么想的。”看见她有点尴尬，我又缓和语气，说：“你放心，钱，我一定能借到，我相信肖晓会帮我，她爸爸是个好人。”说着，我就准备下车。

她一把拉住我，急切地说：“别走，给我一次机会！”

“什么？你并没有过错。”我奇怪地望着她。

她的目光躲闪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是说，你今天已经叫过我妈妈了，我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有事，袖手旁观吧？”

“可是，那不是一回事。”我想挣脱她的手，居然不能。

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，眼里流出近乎祈求的目光，说：“就算我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”
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，但那一刻我确实无法拒绝——她是要帮我，却求我给她一次机会。在脑袋短路的时候，我点头答应了她。

#### 十四、这花就是送给你的

妈妈的手术很成功，送回病房的时候，她还在麻醉中沉睡。听着她均匀的呼吸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

我正和苏老师在床边小声说着话，妈妈突然睁开了眼睛。我惊喜地说：“妈，你可醒了！”

妈妈第一眼就将目光投向了苏老师，我以为她会说谢，可我听到的却是：“这里不需要你。”

我刚想为苏老师抱不平，苏老师却站起身来，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反正没事。你醒了，我就放心了，那我先走了。”说着，她就转身走出病房。

我追出去，说：“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像早就认识？”

苏老师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你别瞎想，她大概天生就看不惯我。”说着，她快步向前走，心情显得很糟。

“可是，她……我，还是不懂。”我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。

苏老师停住脚步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”说完，她就大步走远了。

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脑袋中的迷雾又多了一层。

妈妈出院了，在她回家之前，我把屋子清理得干干净净，把客厅里所有的纸箱都当破烂卖了，用卖破烂的钱买了一个小鲜花篮。花篮放在客厅的饭桌上，香气充满了整个房间。

妈妈一进门就惊叫起来，不过不是冲着鲜花，而是说：“我的水果箱呢？”

我满心的失望，嘟着嘴说：“医生的话你又忘了？以后不能干体力活了，你还想去卖水果呀？难道你对花一点感觉也没有？”

“挺好看的，还有香气。”她走到桌边，盯着花看得目不转睛。

我以为她已经开始欣赏了,谁知她突然说:  
“不如我明天去把花送给校长,表示感谢呀。”

我一直没敢说钱是苏老师借的,怕又引起莫名其妙的不快,就谎称是学校借的。这也是苏老师的主意。一听说她要见校长,我就慌了,说:“校长说了,不准你去见他,你要去,他就会找你还钱。”

“哪有这么怪的校长?”妈妈笑了,不相信我的话。

我涨红了脸,说:“我们的校长就是这么怪,不信你就去,后果自负哦!”

这回果然把她吓住了。“好,不去就不去。”她皱着眉头,仿佛遇到了一个大难题,“只是这花放在这里,太可惜了。”

“妈——”我简直觉得她有点不可救药,只好给她出问答题,“你只说,这花香不香?”

“香。”她点点头。

“美不美?”

“美。”她又点点头。

“这不就完了吗?这花就是送给你的。”

“傻孩子,你妈要这花干什么?”

“我不傻,告诉你,从今天开始,这家里我说了算。”我摆出一副家长的气派,“在医院听医生的,在家里就听我的。”

妈妈投降了,嘴里连说:“好,好,听你的。”

事实上,妈妈并没有听我的。我让她在家好好休息,没过两天,她就闲不住了,跑到公共汽车站卖报纸去了。我想阻止她,她说:“又不重,怕什么?再说了,不做点儿事,喝西北风呀?”

听着她说得句句是理,我也不好反对。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,除了平时的学习之外,我又可以定期到苏老师家学画了。

又是一个休息天,妈妈照例早早出门了,她说报纸早上最好卖。我收拾完毕,就和肖晓相约到苏老师家去。路上,我告诉她,苏老师就是格琪。她惊得张大嘴巴,像只唱歌的青蛙。

#### 十五、在车站等候

到了苏老师家里,肖晓显得格外兴奋,一会说苏



老师的衣服时髦,一会说苏老师的头发漂亮。苏老师乐得合不拢嘴,她就喜欢听这些话,气氛就非常轻松。

绘画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,一眨眼,就到了下午。我本来想早点回家,可一阵电闪雷鸣之后,天就下起了大雨,似乎没完没了。

我急得直跺脚,苏老师却高兴起来,把我们拉到阳台上,开了一瓶法国葡萄酒,倒了三杯。

我和肖晓对视着,不敢碰杯子。

苏老师先端起一杯,品了一小口,说:“正宗的,我是在专卖店买的。”说着,她冲我们扬扬下巴,示意我们也来。

我们就不客气了,肖晓喝了一口,连声叫好,我却呛得咳嗽起来。肖晓一边笑我没用,一边忙着给我捶背。

一阵忙乱之后,我抬起头,却发现苏老师正静静地站在阳台的另一边,专注地望着外面的雨幕,仿佛进入了沉思。她手里端着高脚杯,脸色沉静,气质高



雅。我被那定格画面深深吸引,目不转睛地望着她。肖晓也看到了这一幕,她的笑声很快消失,奇怪地小声嘀咕:“难道这葡萄酒能定身吗?”她还用指头在我眼前晃了一下。

我醒过神来,悄悄拉她一把,让她别捣乱。可就在這時,苏老师也转过脸来,我惊奇地发现她脸上有泪。

她没管,笑着举起杯子说:“来,我们干掉。”说完,就一扬脖,喝光了,这才腾出手擦拭一下泪水。

肖晓跟着喝了,她有酒量。我没喝,将酒杯放在小桌上,问:“你这是怎么了?”

苏老师摆了摆手,说:“这雨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,那天也下着雨,我就是在雨中离开这座城市,一去就是十几年。”

“你以前也生活在这里?”

苏老师没有回答,拿起酒瓶,给自己倒上一杯,举起来,说:“来,我们俩干掉,葡萄酒不伤身体的。”

我本来想说不,可看着苏老师一脸的真誠,就不得不眼睛一闭,咬牙把酒喝下去。酒一下肚,我就开始感觉头晕,连忙坐到一把藤椅上。后来,我就听见苏老师和肖晓在旁边说话,她们说的什么,我一句也没听清楚。

酒劲来得快,去得也快,我大约躺了半个小时,头脑就清醒过来。这时,雨也小了,我起身和肖晓一起去乘公共汽车。我们乘不同的汽车,肖晓先走了,不到五分钟,我也上了车。车上人不多,我靠窗坐下,借着车窗,隐隐约约看见脸还红着,心里有点不安:万一被妈妈发现,怎么办?

天麻麻黑的时候,我下了车,雨还在下,很小,不影响走路。我刚准备快跑,突然看见站牌下蹲着一个人,因为没有遮挡,她的身体都淋湿了,头低垂着,怀里还抱着一摞报纸。看来也是个卖报的,她怎么会这样呢?我想走过去提醒她一下,可是刚走到她近前,我就惊呆了,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她就是妈妈。

“妈,你这是怎么啦?”我猛扑过去,双手扶住她。

她抬起头,脸色苍白,勉强笑了笑,说:“我在等你。”

“等我?”我又恼火,又心疼,“谁让你在这里等呀?”

我费了很大的劲,才把她扶起来,说:“我们上医院吧。”

她摇摇头,说:“回家。”

走出两步,她又停住,说:“报纸。”

我这才发现,那摞报纸掉在站牌下。我连忙跑过去,捡起来,抱着报纸,搀扶着妈妈继续往前走。幸好家离得不远,不一会儿,就到了。

我让她脱了衣服,躺在床上,盖上被子,然后,倒了一杯开水,让她慢慢喝。过了一会儿,她说舒服些了,我就准备去做饭。

她突然叫住我,说:“你今天坐的不是到青少年宫的车。”

我一下愣住了,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早上,我在卖报的时候,就看见你上了21路车,那路车是开到郊区的,对不对?”

我点点头,又摇摇头,还是不敢开口。

“你到苏老师家去了,是吗?”

我吃惊地望着她一眼,说:“妈,你别误会,我是怕你生气,才一直瞒着你的。”

“一直?多长时间了?”她比我更吃惊,突然咳嗽起来。

我连忙把水杯递过去,她推开,不要,说:“你一直和她在一起?”

“妈——”我放下水杯,也有点生气,“她对我真的很好,你为什么总是不让我和她在一起?”

“她当然会对你好!”她的语气有点冷。

我不解地问:“你说什么?我听不懂。”

她愣了一下,脸色平和下来,说:“没什么,我就是不想让你骗我。”

“我都告诉你了,好了,你该高兴了吧。”说着,我就准备出去。

她突然哭了起来,声音低沉,无助。我吓了一跳,连忙过去推她两下,说:“妈——你到底是怎么啦?”

她捂着被子不肯把脸露出来。我只好呆呆地站在床边。

好一会儿,她大概哭累了,才慢慢把被子掀开,说:“今天下雨了,你知道吗?”



我点点头，一脸迷惑地望着她，不知她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。

她说：“下雨了，你不回家，我很担心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她说：“我最怕你下雨天出门，不要在下雨天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再不要跟她去学画了，好不好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还是点点头，然后，轻轻拍着被子，说：“你胃不好，就不要生气动火，我再不去就是了。”

她似乎满意了，像个孩子似的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我轻轻带上房门，来到厨房，望着窗外薄薄的雨雾，不觉陷入了沉思。这明明只是一场普通的雨，为什么苏老师要喝酒，妈妈要哭泣？隐隐约约，我感觉这场雨成了一个谜团。

#### 十六、不能再跟她学画

雨过天晴的校园，艳阳高照，树叶绿得发亮，不知名的小鸟在浓密的树叶间蹦蹦跳跳，叽叽喳喳，就像一个自得其乐的歌手。

阳光和鸟叫一起泻进教室，泼到我们脸上、桌上、

地上，还有黑板上。苏老师正在黑板上用粉笔画她那独具一格的线条，不一会儿，一只倒挂着的猴子出现了。

同学们都特迷苏老师的笔法，一个个兴致勃勃地跟着勾画。我却一点心情也没有，画纸铺在桌上，一笔也没动，只望着白纸发呆。

我已经答应了妈妈，不再去苏老师家学画了，我该怎么向老师说呢？

肖晓突然捅了我一下，我一惊，抬起头正要问个究竟，却见苏老师已经站在我面前。

苏老师回头看了看黑板，说：“角度还不错，为什么不画？”她以为我是看不见画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我涨红了脸，半天才编出理由，“头晕，不舒服。”

苏老师伸用手背挨了挨我的额头，说：“还好，没发烧，你就趴在桌上休息一下吧。”

我就只好装得跟真的似的，趴在桌上休息，心里却怦怦直跳，背上像针扎。幸好没过多久，下课铃就响了。老师一走，教室就开始喧闹。我坐直了，开始收拾桌子。

肖晓轻轻拍了我一下，说：“喂，怎么回事儿？不会是葡萄酒还在作怪吧？”

“去你的。”我把她的手挡开，“有件事，我放学再给你说。”

放学之后，大家都叮铃咣当地收拾书包，迫不及待地跑出教室，我和肖晓坐着没动，等同学们都走光了，肖晓才问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一整天都在动脑筋，你知道，我是从来都不愿意思考问题的。”说着，她笑了起来，为自己的幽默。

我却沒有笑，站起来，提起书包，说：“我不能再到苏老师家学画了。”

她的笑声一下止住了，像被噎了一下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妈已经知道了，她不让我去。”

肖晓没再追问,提着书包跟我一起往校外走。

那天回家有点晚,妈妈已经做好了晚饭,一进门,就听妈妈说:“今天真是好运气,下午就把报纸全卖光了。”

我想给她一个笑,可是,挤了半天,没成功,只好假装进里屋放书包,以掩饰自己的脸色。

等我坐到桌边,刚端起碗,她还是看出来了,问:“好像哭过的,谁欺负你了?”

我摇摇头,说:“放学和肖晓玩,不小心把手弄疼了,所以……”

“这么大个人,也不小心点儿!”

我点点头,吃了几口饭,又试探着问:“这些天,你接到过什么电话吗?”

“什么电话?”妈妈盯着我,脸上写满了问号。

我夹了一下菜,没送到口里,而是慢慢放在碗里,把嘴里的饭吞干净,才说:“我想,爸爸,也许,会打电话……”

“瞎说,你爸爸在哪儿,我都不知道,他怎么会打电话来呢?”

“你不是说他在深圳吗?”

“我,我是骗你的。”

“可是,我总该有个爸爸,他在哪里呢?”

“他……”妈妈突然顿了一下,“别想他,好不好?就当他已经死了。”

我没作声,埋头吃着饭,吃着吃着,感觉胸口越来越哽塞,仿佛吃下的饭全部噎在胸部。这时,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滴落到碗里,无声的。

第二天放学之后,我跑到苏老师的办公室找她。当时,她正在看一本画册,见我进来,就连忙合上,指了指对面的椅子,说:“坐。”

我没坐,而是站在桌边,低着头,嘴巴怎么也张不开。

“有心事?别怕,我会为你保密的。”

我摇了摇头,说:“我妈,她,不让我到你家学画了。”

苏老师一下站了起来:“为什么?”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,仿佛是冲我发火。

我吓了一跳,说:“我也不知道,但我得听她的。其实,我以前都是瞒着她的,这次她知道了,所以……”

苏老师侧头看了看窗外,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,又说:“我只问你,你愿意跟我学吗?”

我点点头。

她伸手扶住我的肩膀,说:“好,以后就不到我家去了,还像以前一样,在办公室。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你已经教会了我许多东西,我非常感谢你!”我一边用手指按着桌子的边缘,一边小心翼翼地边说:“可是,我妈,她……我再回到青少年宫去学,她就不会说什么了。”

我以为苏老师会坚持,谁知她作出了让步,同意了的选择。我心里既轻松,又失落。

在出门的时候,我突然问:“你认识我妈?”

“什么意思?我怎么会不认识她呢?”

“我是说,以前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问这个?”

“只是感觉。”

“别乱想,专心学画。”

我从办公室出来,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,等快走出校门的时候,我一回头,果然看见苏老师还倚在窗口,远远地望着我。

后面一段日子过得很平静,我和肖晓又回到青少年宫学画,我们在一起聊天、打骂,偶尔也会谈到我爸爸。

苏老师仿佛也在有意回避,除了上课,她不再来找找。

如果不是那件事,一切也许都会这样平静下去。

那是一节普普通通的美术课,苏老师把一只长颈鹿的卡通形象画在黑板上之后,就在教室里来回走动。可是,后来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她趁人不注意,很隐蔽地将一张纸条放到了我桌上。

我先是一惊,然后连忙伸手不动声色地将纸条放到抽屉里。一团迷雾罩住了我的脑袋:她为什么要这样做?有什么话不能直接对我说?(未完待续)

(黄春华,儿童文学作家,现居武汉)插图:小 蟹